

第一輯

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

我們需要悲劇精神，我們必須克服了悲觀主義，在不居傲人，遇事，要如此，在抗戰時期，應付國難更應當如此！

尼采自稱為第一個悲劇的哲學家，也真的不諱是第一悲劇的哲學家。他因為研究了希臘的文化和戲劇，知道了悲劇精神的產生，多半是在一個民族或一個人，生活力最強，最旺盛的時候。因此斷言了悲劇精神，乃是強力的象徵，而悲觀主義則是弱者，——是生命力已經耗竭了的人們的無助的產品！

所以他以為當時的希臘能有着這樣的神話：普羅密修士偷了天火的種子給人間，後來遭了天帝的懲罰，被囚繫在冰寒陡峻的高加索山上，以凶暴的飢餓噬食其肝臟，噬食了又復生，復生了又噬食，永久的懲罰，永久的苦痛，也永久的不屈服和反抗。這便是一種悲劇精神，是偉大民族在強力新生的過程中的產品。在波斯戰役中幾次幾乎是令人驚於相信的壯烈英勇的鬥爭，如斯巴達三百勇士之扼守色木巴里，阻擋波斯人的一百萬以上的大軍，如馬拉頓的突然的迎擊，終於擊退敵人，挽救了當時迫於眉睫的危亡的命運，如沙拉米海戰之粉碎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強大的海軍，於是保全了希臘的獨立和歐洲文化的不被摧毀。這都是這種悲劇精神在事實上最

高的象徵。以後，則是波希戰爭以後，希臘民族因於極盛而頹敗了，於是有了無力的蘇格拉底的哲學，有了伊匹里德諸人的喜劇，以及斯多噶及伊匹鳩魯的學派，以及各式各樣的悲觀主義。這結果，遂永久地埋葬了希臘人，使希臘人和希臘人的精神，不復巍然的矗立在這個世界上。所以悲劇精神，與悲觀主義不單在其實質上是絕對相反的兩種東西，即在作用，在效果上，也是有著絕不相同的兩種機能的。

這在後來的證據，則是被着骯髒，貪着蠅虫和野蜜的約伯先知，預言着人類的火與聖靈，在曠野中呼喊着：「悔改了罷，你們豺狼和蛇蠍的子孫，因為天國就要來了」。結果，天國並沒有來到，反使他自己被關閉在比地獄還要黑暗的人間的牢獄裏。但即使到了這裏，也還是絕決而確信地相信着天國的來臨，也還是詛咒着豺狼的種類，和蛇蠍的子孫，這也是一種悲劇的精神。

在耶穌，這種悲劇精神，似乎更美麗也更偉大了，所以一方面說：「耶露撒冷哪，我懷抱着你，如同母親之對於雛鷄」，一方面也露着耶露撒冷的嘲笑，咒罵，和迫害，後來還終於釘死在法利賽人的十字架上。但當淫無恥，虛偽和欺騙的法利賽人，取得的是甚麼呢？在這時，不過是黑暗專制的羅馬人的奴隸的待遇，在後世，則法利賽人成為殘毒，無知，和欺騙的專有的名字。而耶穌的一生的歷史，則成為一幕莊嚴的偉大的悲劇，作為千載以下一切活人的最寶貴的榜樣，一切真正生活的不可磨滅的典型。

在近世，則羅曼羅蘭的眞勇主義，不單是勇往直進的走向人間的眞理和正義，即使那前途是失敗也罷，也還是向着那裏走去，——走到了不死的死裏，這也便是一種大勇者的哲學，一種悲劇精神的更新而標的。

所以，悲劇精神是強力的象徵，而與悲劇精神絕對相反的悲觀主義，這包括了一切失望，頹廢，一切的享樂，一切的欺騙，一切的逃避和隱遁，則是弱者，是怯懦的人們的垂死的強笑，或臨終的歎息。

但在現在，無疑的，我們已臨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最偉大最嚴重的悲劇的時代了，侵略的法西斯的國家，假借了神聖的名義，以流血和屠殺，在非洲以飛機大炮散播了所謂文明的種子，也一樣，以無恥的謊言，蹂躪和踐踏西班牙的人民，殺戮了無數的婦女和小孩，轟炸了最可憐的農民的最後的糧食的殘餘，和最後的不足避風雨的庇蔽。在東方則最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，且應用了濃黑的陰謀，殘毒的大炮在消滅着我們的歷史悠久的文明，和廣大美富的國土。所以，無疑的，我們人類，尤其是我們中國，我們炎黃華胄的子孫們，我們已臨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，最偉大，最嚴重的悲劇的時代了。

因此，我們不能不以相應的，也是超越的，最偉大的悲劇的精神，來挽回了當前的人類和歷史的空前的劫運和厄運！

是的，我們必須有着這種精神，並且已經有着這種精神了。所以，阿比西尼亞土人們仍是在以肉彈抗拒着意大利人的鐵砲和鋼槍，西班牙的農民和工人，也在以血肉和空拳，和佛朗科縱養着的野獸們在搏鬥，甚至於未死的婦女和小孩，也久久忘記了死與恐怖，在戰壕，在廢墟，在屍骨堆中，叫嚷着他們所能叫嚷着的戰叫。在中國，飢餓的大衆，也一樣，在以他們的悲壯和英勇，十分慘烈地，十分壯烈地，和東方的文明的野獸搏鬥着。正義真理的光輝，獨立和

自由的熱餓，燃燒在每個被壓迫者，每個真正的人們的心中和口中。那怕最無名的一個小卒，其本身所成就的，在某種意義上，也就是比普羅密修士，比約翰，和耶穌所成就的還要偉大，還要神聖的事業。他們的悲劇的精神，不單是預言了人類的新的未來，和中華民族的新的中國，且也要以血和淚，在死與火餓之中，來親手製造，也親手鍛鍊了人類的新的未來，和中華民族的新的中國！

所以曰賽拉西爾爾在西歐販賣着火柴，讓年青的詩人，佛克斯（R. Fox）死在西班牙的戰場裏，讓最偉大的作家賴爾克（F. G. Lorca）死在黑衫突擊隊的槍彈下，也讓黃河的洪水和戰爭消滅了古老的中國，我們遇到了一個最偉大的悲劇時代。我們還是以空前的悲劇的精神，來粉碎了一切，來創造了一切，來新生了一切罷！

所以，我們需要的，祇是悲劇精神，每個人，每個人所有着的也正是悲劇精神，每個人也都有着這個機會，這個權利，在時代的舞台上，表演了他的最美麗，最悲壯偉大的歷史的光榮的悲劇！

也讓這種悲劇精神，如同光，如同火餓一樣的，熊熊燃燒着，燒滅了一切的悲觀主義，一切在大時代之前感到無力，一切在新的未來之前，感到失望的所有的一切的傍徨不安，一切的荒淫無恥，一切的畏縮和欺騙，一切的自私和妥協，……讓他們都自然消滅，也必然地被消滅罷！

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悲劇精神，我們所必須有，已經有着的是悲劇精神！我們所不能不克服，